



一般論文

俗民分類與知識型： Tag 的資訊秩序

吳筱玫*

智慧藏

* 吳筱玫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E-mail: smwu@nccu.edu.tw





摘要

本文關注 Web 2.0 中的核心概念 Tag (俗民標籤) 所影射的分類意涵。Foucault 在其《事物的秩序》一書中提出，不同的分類方式，將造就不同的秩序空間，它反映的不只是秩序本身，更涉及知識與權力的相對關係。本文先說明現代分類學在何種歷史情境下養成，其分類有何特質；接著說明 Tag 的運作方式，透過此項科技，資訊如何呈現、串連；最終探討俗民分類下的經驗主義與去階層效應，並論述網路時代人與科技互為主體之關係。

關鍵詞：標籤、分類學、俗民分類、秩序、知識型、經驗主義

智慧藏

壹、研究動機

西元 2005 年底，我第一次接觸到 Tag 這個概念（見圖 1），當時只知它是網路特有的標籤形式，由使用者自訂，功能很像關鍵字，算是「俗民分類」（folksonomy）的一種，姑名之為「俗民標籤」。我想，使用者自訂雖然有趣，卻並不新奇，我們寫論文時，關鍵字不都是自己訂的？這種方式行之有年，現在不過把它套在網路上，針對一篇文字、一張圖片、一段影音做同樣的事而已，沒什麼新鮮。這樣的想法持續了一年，漸漸發現，我好像錯了！



圖 1：英文 Tag 範例

錯誤之一，是我無法代表俗民，不了解他們想些什麼，自然無法抓住一大群俗民下的標籤，反映的是何種分類秩序。長期以來我所習慣的分類思維，是學術的產物，不能反映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秩序，不必然是學術、專業的秩序。錯誤之二，是我被自己的認識論所限，懷抱著理性主義，以為一般民眾下的標籤，總會受到現行知識駕馭，不致於脫離認知太遠，卻忽略了人與資訊的遭遇，尤其是資訊與自我切身相關時，所誘發的「感性」與「不確定性」，不是常理所能想像；以一張狗狗的居家照片為例，作者可以下「馬爾濟斯」、「伶俐」、「生日」、「溫馨的家」等數十個標籤，這種近乎自言自語的分類形式，和我們所熟悉的分類秩序截然不同。錯誤之三，是我忘了網路的魔力，可以在瞬間把資訊計算完畢，利用超連結的標籤，展現全民的集體性，這種驚人的集體

力量，將累積出完全不同的秩序感，而這種新的秩序空間，正在改變我們對知識的認知。

最早把分類帶入批判領域的學者，大概是大名鼎鼎的 Foucault。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一書中，Foucault（1994）揭露史上不同時期的知識分類及其展現的「秩序空間」。他要探索的，是知識的理論，在什麼樣的分類空間中構成，進而模塑出先驗的歷史框架；深藏於人的心靈結構，Foucault 稱之為「知識型」（episteme）。知識型界定了人們看待事物的「邊界」，據以辨別什麼東西是理所當然的、什麼東西又是不正常的，保持這個邊界不隨意被破壞，是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法則。

因此，分類不只是種「科技」，它是一種組織資訊的哲學，涉及詞與物、知識與權力的對應關係。Tag 作為一種新的分類科技，挑戰了原本我們對「分類」邊界的認識，它展現著何種秩序空間與權力機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本文擬從歷史經驗出發，探討我們的資訊、知識是如何被分類，且這種分類在傳播上有何意涵。主要研究問題有二：

- (1) 俗民分類有哪些特質？
- (2) 這些特質對當代的知識觀有何可能影響？

貳、分類秩序與知識型

為什麼分類值得探究？在《事物的秩序》的〈前言〉當中，Foucault（1994）引述 J. L. Borges 作品中曾提到的一本中國百科全書，該書將「動物」分成十四類，而其分類方式，大異於我們一般的理解，包括「屬於皇帝的」、「醃製的」、「溫馴的」、「乳豬」、「鳥妖」、「神話的」、「迷途狗」、「包括在現行分類中的」、「抓狂時會顫抖的」、「無法計數的」、「上等駱駝毛筆畫的」、「其他」、「剛打破一個花瓶的」、「遠看像蒼蠅的」。^[1]

這種分類看來一點道理都沒有，但它意味著，世界上可能存在一些

不可思議的分類方式。Foucault（1994）以為，這顯示那些我們所熟知的分類，不具有真理價值，我們認為理所當然，只是因為它在我們生之前，先一步來到我們的認識論空間，使我們習於以此將事物條理化。Darnton（1984／呂健忠譯，2005）做了一個有趣的補充：我們總認為大丹狗跟北京狗都是狗，這是基於我們對「狗性」的定義，卻完全忽略了北京狗其實長得像貓，大丹狗則更像小型馬；如果人們對動物的分類，是基於「外觀」，而不是基於「狗種」，那麼大丹狗跟北京狗將不會被歸為同一類。

人們如何選擇分類方式？我們現行的分類習慣是怎樣開始的？在西方傳播學領域中有一派關注科技領域的學者，主張人們的分類思維，和他們所慣用的傳播科技有關，從口語、文字到印刷，不同傳播科技導引不同的分類哲學。^[2]

一、古典分類觀之形成

將事物進行分類，並從一片混沌中理出秩序，是人類存有的本能，西方從 Plato 到 Aristotle，便開始了基本的分類觀。Hobart & Schiffman（1998）分析指出，Plato 的分類是種「藝術」，Aristotle 則偏向「科學」，其共同特點，在闡釋詞（words）與物（things）的對應關係，藉由此種對應的分析，理出「用語」（terms）的階層，作為社會現實結構的反映。

如前所述，對不同傳播科技的偏好，引導著他們的分類思維。Plato 成長於口述時期，對口語的偏好遠勝於書寫，因此他的知識觀重視「對話」，主張透過一問一答的辯證，闡釋詞與物的關係，以求論證萬事萬物的「理型」（ideal forms）。以「正義」一詞為例，若要問什麼是正義，Plato 會把所有可能的定義蒐集起來，透過與他人的對話互相比較，然後進行高低階層的排序，從低階的關於正義的範式，逐步向上攀升，終至獲致正義的理型。Plato 相信唯有透過這樣的思辨，才能悟出超越時間的存有，而不會被那些正進行中的、循序的行動所蒙蔽。易言之，

理型是宇宙真實的表現，在分類上享有最崇高的位置，事件、經驗不過是等而下之的東西，而我們對此真實之認識，必須透過心靈，而非感官（Hobart & Schiffman, 1998）。

相較之下，Aristotle 不再崇尚對話的優先位置，而是以一種邏輯分析的方式，辯證詞與物的關係。他舉出幾種可能：譬如，詞與物的相互指涉是浮動的，同樣的詞可以指涉不同的物，如「大狗」二字，可能是某人的綽號，也可能真的指很大的一條狗；再如，詞可以是物的延伸，如「英雄」延伸出另一個詞叫「英雄主義」，而我們對英雄主義意涵的判定，是基於英雄二字；又或者，不同的物歸納成統一的用詞，像如人跟牛的指涉全然不同，但把階層往上拉，可以理出他們都屬於「動物」。在 Aristotle 哲學的運作下，世界終成爲一個分類的體系，分類的目的在於揭露事物秩序的「理由」，探究這些事物有哪些特質，使其被歸爲特定的類別。因此，Aristotle 致力找尋真確的知識（exact knowledge），賦予事物邏輯的定義，在分類上享有最崇高位置的不再是對話的理型，而是追根究底的「智慧」（wisdom）（Hobart & Schiffman, 1998）。

不論理型或智慧，都反映出西方知識的抽象性（abstraction），在具體事物之背後尋找永恆的價值，而這個抽象性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希臘的音標式拼音文字（the Greek alphabet）。Ong（1982）直指，拼音文字不僅僅是文字，而是一套素養，一套奠定現代思維的媒介形式，它悖離圖像的文字體系，把事物用抽象的語詞表徵。當我們學習拼音文字，學的不只是讀與寫，而是去熟悉一種組織資訊的哲學，從十六到十九世紀，當中國學童還在學習讀寫難度頗高的圖像式漢字時，同齡的西方學童已經開始從拼音文字中，學習排序、分類與編纂文字的技巧。

這種抽象的符碼系統，奠定了現代分類索引的基礎（Logan, 1986）。稍有年紀的人都記得，三十年前上圖書館，資訊管理的系統不是靠電腦運作，更無關鍵字查詢服務，我們做的，是利用抽屜裡一張張分類目錄卡，卡片上有著我們熟悉的類目，如索書號、科別、書名、作者、出版單位、日期等。索書時，除了主題分類之外，通常是以書名或作者名

爲本，找尋方式則是以 A 到 Z 的英文字母順序，或是以中文筆劃多寡著手，查出該書的索書號後借書。即便進入網路時代，關鍵字搜尋佔了一個很重要的比重，絕大多數資訊還是用此種分類的方式呈現。^[3]

雖然拼音文字形塑了當代的分類索引，但在十七世紀、活字印刷出現以前，人們卻沒有統一的找書方式。Eisenstein (1983) 研究發現，早年圖書館管理員總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將書籍分類，完全不需要考慮讀者是否了解這套方式。他們的服務所要做的，只是用最快的方法，讓自己找出讀者要借的書，因此每位管理員都有自己的一套找尋策略，彼此間並沒有統一的索書方案，更遑論讀者會運用這套方案。直到印刷通行，文本標準化、書籍大量面世的結果，才開始有統一、專業的分類需求，也就是現行「分類學」(taxonomy) 的濫觴。印刷帶來了理性主義 (McLuhan, 1962)，分類遵循理性的色彩，即便後來廣播、電視等新媒介形式不斷出現，圖書館式的分類技巧仍沒有太大變化。

在抽象、普世、追尋永恆真理的誘因之下，西方的知識分類在十八世紀時，產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百科全書學派」的興起，^[4]知識的分類不再只是字典式的呈現，而是發展「知識樹狀圖」，將人類的知識建構成連貫、整體、有秩序的體系。在此計畫的背後，哲人 Diderot 與 d'Alembert 有著更宏偉的企圖，他們編纂《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不僅僅是寫一本「人類知識的秩序與連貫的書」，而是重新確立「已知」與「未知」知識的界線，把人們向來視爲神聖、至高權力的東西從正統知識分類中降級 (Darnton, 1984 / 呂健忠譯, 2005 : 270)。原本中世紀時，神學知識高高在上、傲視群學，但在百科全書學派的歸類中，卻是分別隸屬於哲學、詩詞、歷史等各個領域。藉由如此的降級，哲人們凸顯理性知識的重要性，而這些努力，驗證了一個以科學理性爲本的知識觀，正逐步取代了舊社會中的神學典範，一種新的意識型態興起，界定了全新的權力與知識關係。直到今天，這個以科學爲本的意識型態，仍然主宰著知識的正統性。

二、分類的意義

把事物分門別類，幾乎是一種無意識的行動，潛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界定了秩序的維持，一本書歸錯類，可能從此埋沒，一條新聞如果放在不應該放的版次，就會引起不同的聯想。因此，分類最基本的功能，是方便資訊的理解與搜尋，只要具有相同的分類素養，人們可以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現行的分類學有兩大特質，一是階層化，事物由上而下進行排列，二是獨斷（Golder & Huberman, 2006），同一本書不會放在圖書館裡兩個不同的書架，一模一樣內容的新聞不會在影劇版與體育版同時出現，即便該則新聞講的是某棒球明星與某知名藝人的桃花。

分類宣示知識的位置，在權力／知識的運作下，構築了我們的概念疆界，就如當代以科學為本，屬於科學的知識具有信度，無法用科學驗證的變成迷信。所以，分類無異於權力的行使。Darnton（1984／呂健忠譯，2005：267）以為：「被歸入『低階學科』」非『高階學科』，或是被歸入『軟性』而非『剛性』的科學，也許從此難以翻身。上錯架的書也許就永遠消失了。被界定為次等人類的敵人可能慘遭滅絕。一切社會行動的流向無不受制於分類體系所劃定的疆界，不論分類體系是否精細得像圖書館目錄、組織圖表與大學科系那樣清清楚楚。所有的動物生活全都按部就班套進一種無意識本體論（an unconscious ontology）的網格」。

一旦分類的邊界遭到侵蝕，人們將感到非常不安。有些人對同性戀不能接受，因為他們堅信男女有別；有些人不能忍受挑戰老師的學生，因為他們觸犯了師生應有的分際。我們害怕複製人這個概念，因為它顛覆了我們對於「人」的認知，我們總認為人就是人、複製品就是複製品，當真人就是複製品時，「人」便失去了他原有的位置，與這個位置上的權力行使。這種概念疆界一旦受到侵犯，既有類別可能出現缺口，進而整個崩塌，繼之垮台的，是靠這種分類所形塑出的權力機制，所以邊

界總是危險的。我們卻很少想過，這些邊界如何構成？它如何主導我們的認識論與知識觀？

三、Foucault 的知識型

分類不僅是一種科技，其背後蘊藏著一套組織資訊的哲學，這樣的思維正是 Foucault 的興趣所在。Foucault 的研究從不問因果，不關心哪個人、哪個學派、哪種科技造成了哪種影響。他感興趣的，是我們對知識的分類，造就何種先驗的秩序感。

方法上，Foucault 採用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從一片字海之中，找出論述的規律性。他相信，社會各個階層都有特定的論述存在，這些論述相互連結形成了一個可辨認的「論述形構」，在此一形構下，所有知識獲取及思維行動的方式有一定的軌跡，形成一個特殊的文化及認知體系，也就是「知識型」。換言之，Foucault 把「人」從分析中完全濾除，僅從論述中探究物與物間如何被認知與連結，它們採用何種不同的符號排列方式，不同時代又展現了哪些不同的秩序空間。

從悠久的歷史論述資料中，Foucault（1994）理出西方世界三種基本的知識型：最早的文藝復興時期，人們保有「相似的秩序」，古典時期為「再現的秩序」，現代知識型則講究「歷史的秩序」。在 Foucault 看來，這些秩序彼此並無銜接，而是處於舊的突然斷裂，新的逐步升起的狀態。這些論點甚受歡迎，但也招致許多批判，譬如對「年代」的化約不清不楚、把語言與論述視為同義詞、忽略背後支撐這些論述的機制等（Gutting, 1989）。無論如何，Foucault 對知識型的討論，賦予人們對分類行動更深一層的認識，自有其學術上的價值。

所謂相似的秩序，重點在於物與物之間的聯結與相似，亦即透過相似性（resemblance）法則進行豐富聯想，因此是一種隨性的知識聯結，Foucault（1994: 17-25）將之稱為「世界的散文」（the prose of the world），一共有四大類型：(1) 鄰近（convenience），以空間的接近性（spatial proximity）為本，將空間上或概念上相近的事物連結在一起，不斷串連

的結果，形成爲一個大的鎖鏈。(2) 仿照 (emulation)，透過相互模仿與比較，讓有距離的事物也可以相似。(3) 類比 (analogy)，是前兩者的綜合，不僅事物之間距離、實質的相似，更是在細微的關係上也相似。(4) 感應 (sympathy)，現實世界的每一片段，都可以導向另一片段，這使得所有不同的事物都得以連結。

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世界，距離我們非常遙遠，Foucault 的說法容易讓人墜入五里霧中。不過，中文有一些類似的思維，這裡嘗試說明之。以「鄰近」來看，山、水鄰近，花、鳥鄰近，所以兩兩並稱，國畫裡有山水畫或花鳥畫，是簡單的歸類；車、馬的道理相同，也被歸在一起，杜甫詩有「車麟麟、馬蕭蕭」之句，而車作水，馬作龍，李後主詞「車如流水馬如龍」，是仿照的結果。龍與天相連，是種類比，《易經》講述「飛龍在天」，龍又與虎相連，所謂「龍爭虎鬥」、「龍騰虎躍」，接著風從虎、雲從龍，風和雲又被連了進來。另一方面，經由感應，人的命運與天相連，天又是「龍」、「君」的表徵，而「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把久別喻作參星與商星，是仿照加感應，視人爲天的一環，因此「天人合一」。這種連連看的遊戲，把萬事萬物串成一個大鎖鏈，也就是 Foucault 所指「世界的散文」。這些法則的運用，不僅方便文學創作，更反映古人的知識觀。

十七、八世紀以後，知識型產生重大變化，相似性受到置疑，不再被當作西方的知識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同一與差異的原則，或稱再現的秩序。藉由對古典時期論述的分析，Foucault (1994: 71-76) 發現當時的知識由數理 (mathesis)、分類表 (taxinomia)、生成 (genesis) 三個系統所構連。「數理」利用代數原理確立事物的同一與差異，「生成」則依據自身的實證經驗，對已熟知的分類原則 (如相似性) 進行分析，對於複雜的自然現象，則以「分類表」處理，先分類，再探究經驗最初之「生成」爲何。所謂的同與差異，並不是數學算出來的，而是透過質化的分析，這個質化的方法，便是再現。透過對符號 (sign) 的操作，每一物有一代表此事物之符號，也就是詞；先分辨事物與其所再

現的符號是否同一，如為同一，則歸類於此符號，如有差異，則取另一符號代替之，以此將事物有效分類。

在分類原則運作之下，知識成了一種圖解，這解釋了為何十八世紀新興的知識份子——百科全書學派——總是流行編織樹狀圖，把符號排列成一有秩序的階層，希望以此囊括所有的知識體系，每個體系之下再各分樹狀排列，最終讓所有事物都有一個最適當的位置。Foucault 的研究結果雷同，在對「普遍文法」的探索中，他發現語言作為符號的再現，已經開始與事物脫離，自成體系。語言的任務是給予事物一個名稱，來指稱事物的存有，因此完整的語言體系，必須能包含萬事萬物，並將之歸納為樹狀的分類格式，劃分出明確的階層。「存有」（自然歷史）的情況亦然，動、植物開始有了分類，人們試圖建立一網絡，以此涵蓋全世界的物種，新物種如被發現，必依其特徵搜尋鄰近物種，給予一適當名稱，或創設新的種類，如此繁衍，成一完整之物種符號表。

到了十八世紀末期，西方知識型又歷經一次斷裂，新的秩序空間產生，Foucault（1994: 217-219）稱之為歷史的秩序，同一與差異的原則被「有機結構」（organic structure）取代，知識不再依同一差異排列，而是透過功能性的類比與時序更迭進行分析，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時間取代了空間。他認為，古典時期的知識型，事物總被排列在一固定空間位置之上，現代知識型則將此位置的編排讓渡給了時間。

換句話說，事物只有暫時的穩定性，當時間的因素被考量進來，事物便有了不斷演化的新貌。詞也不再只是代表物，而是進入物的機能（physiology），經由比對，才能釐清其在某時某刻的意涵。這顯示，事物的秩序並無不變的「理型」可言，等同推翻了 Plato 主義者的信念。

以語言為例，古典時期相信語言為人所創，人以邏輯概念編定語言體系，仰仗語言將世界分類，於是言物合一、彼此對應，此時語言完全掌握在人手中，沒有自主性；現代知識型則主張，語言是有歷史的，經由歷代推衍，語系之間共享的內部結構，超過人類獨斷設定的能力（Foucault, 1994）。因此語言不是人類單獨設定的存有，它本身的結構決

定它被運用的限度，當歷史性被帶入現代語言的知識排列，語言的有機結構於焉產生，取代了古典時期平面的語言符號表，人們開始注重詞的語源、變形與演化，以及語言之間的比較研究，從中找出不同語言之間共同機制。而語言與人的關係是彼此調適與限制的，人可以設定或使用語言，但同時要遵守語言的規範。

現代知識型體認人的有限性與歷史性，它的討論範疇皆屬人類科學，不論是經濟學、生物學或文獻學，最終不約而同地反射了人的存有，弔詭的是，人類科學的出現，卻又使人消失，各學門的外在形式，凌駕了人的個別性。Foucault (1994: 381-387) 以為，人的問題不過是最近的一個發明，不必然一定存在，因此他預言，接下來的知識型將是無人的反科學，這些學科既不是人的主體／客體的再現，也不是語言的再現，而是以語言本身的結構，也就是「論述」(discourse)，來成就新的知識原則。

四、小結

綜合上述對科技與知識型的分析，我們對分類可以有如下理解：

- (1) 我們總是對事物給予符號，以此作為分類的基礎。
- (2) 不同的分類哲學，構成不同時代的知識型與不同的秩序空間。
- (3) 由此秩序所制定的疆界，將鞏固權力的行使，衝撞疆界將是危險行為。

Tag 之於分類的影響，即在於它的分類基礎不同、所帶來的秩序感不同（雖然尚不足以論證有新的知識型出現），以及讓我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分類疆界，產生了變化。

參、俗民分類之實踐

顧名思義，「俗民分類」^[5]是俗民的分類管理系統，也就是一般人民的自我分類。以往，這樣的自我分類要歸納成一系統並不可行，但網

路科技出現以後改變了這一切，過去由專家歸類的分類習慣，開始讓全體網民取代。

一、Tag 之源起

Tag 服務最早由網路書籤 del.icio.us 於 2003 年、網路相簿 flickr 於 2004 年先後推出，作為各種資訊的搜尋基礎。O'Reilly (2005) 著名的“*What is Web 2.0?*”一文對 Tag 描述如下：像 del.icio.us 及 flickr 這樣的網站，最近受到極大的關注，因為他們開發出所謂「俗民分類」的概念，而與古典分類法形成對比。使用者自由選擇關鍵字，通常稱為「標籤」(Tag)，以極具創意的方式自行分類。訂定標籤可以讓大腦本身進行多面向的重疊關連，而不是使用毫無彈性的分類方式。

換言之，Tag 雷同於關鍵字，是一種描述性的標籤，用來描述任一知識體如圖片、書籍、文件、音樂 CD 等，概念與「後設資料」相近，所不同者，是它沿用使用者自然的思維模式進行，不需依照階層順序，也不需遵循傳統的分類系統，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分類，這種自我分類或許基於某種「理由」，但多半時候都是憑使用者的直覺而定，很少用邏輯的方式探究緣由，更不會關心什麼是「正確的標籤」(Giger, 2006；Tapscott & Williams, 2006；O'Reilly, 2005)。

如此的自我分類在傳播上具有重要的意涵，Tapscott & Williams (2006) 以為，作為一種新的組織與分類科技，Tag 鼓吹的是「有機的分類」，或者說是「活的分類」，隨著時間點的不同，類別的面貌有著不同的變化。它連結的不只是資訊，更是一群潛在的他人，使用者隨心所欲分類的同時，可以看到和自己興趣相近的人如何進行自我分類，或者在找尋什麼樣的資訊 (Golder & Huberman, 2006；Tapscott & Williams, 2006)，這種集體的連結力量，讓具有 Tag 功能的平台成為一個巨大的自組織社群。^[6]

透過實際的範例，我們將更容易理解「下標籤」(tagging) 是如何運作的。筆者有天上 flickr 網站，看到一個名為 colorfulexpressions 的人

，上載一張標題為「she unlocked the stairway to heaven」的照片，圖說以英文大約敘述：拍攝者回到他小時候住過的一間夏日別墅，在他對童年的回憶中，那是他唯一感到快樂的地方，他從樓梯間向上拍，剛好拍到一道光照了進來，正像是一種快樂的隱喻。

這張照片中的主要拍攝物包括窗戶、樓梯的把手、窗簾、光線，次要拍攝物為牆壁與門。作者自述在上載這張照片的同時，另外看到不起眼的兩件小東西：電燈開關與門上的鑰匙，這兩件小東西成了他所有快樂感受的泉源，於是共下了 24 個標籤。^[7]這些標籤大致可以歸類為：(1) 照片中的主體事物，如 WINDOW、KEY、is a light in the window。(2) 與照片相關之人事地物（不存在於照片中），如 Tom Peters、Gillian Anderson。(3) 經驗感受，這部分有相當多標籤，這些感受不見得是用單一的字，很多時候是一小段句子，如 to happiness、of opportunity、is home and waiting、SMILE、see the light；一小段句子多半是作者獨白，而詞形簡單者則較容易與他人分享，如 SMILE、BRAVO、to happiness 等。(4) 相片集、社群（groups）或叢集（clusters）之名稱，如 6WS、SMILE、colorfulexpressions、IThinkThisIsArt 等，可能是單屬作者的相片集，也可能是與他人共享標籤的社群或叢集。在 flickr 中，字母的大小寫並不影響其歸類，WINDOW 無異於 Window 或 window，但它是作者個人意願的反射——全部大寫往往是比較關鍵的標籤。

標籤訂定後，這張照片開始跟網站中其他的圖片做可能的連結。通常，使用熱門的 Tag，被他圖連結的機率較高，但不見得能提升被檢視的機率，因為熱門 Tag 裡面的圖片太多，被網民選到的機率也相對降低。至於 Tag 過分特別，則不容易與其他圖片彼此連結，儘管透過搜尋功能仍可快速找到這張照片，但對不知 Tag 的網民而言，尋獲此圖的機率幾乎是零。一般而言，除非來自同一作者，或者同一目的之社群與相片集，否則圖與圖之間的關係是不清楚的，它們被拼湊在一起，是基於 Tag，而非圖片之脈絡真的相關。當然，可以假定圖片之間若 Tag 彼此雷同度高，其相關程度可能愈高。

二、標籤雲

當網民針對自己的資料制定多種 Tag 之後，flickr 很快將所有群聚圖片兜在一起，此時網站會利用視覺的描述，將最熱門的 Tag 統整，稱之為「標籤雲」(tag cloud)。英文標籤雲的設計(見圖 1)，使用者可以依傳統分類秩序(英文 A 到 Z 順序)搜尋，也可以依 Tag 的熱門程度(以字級大小表示)搜尋，中文標籤雲則不同(見圖 2)，沒有筆畫順序，因此 Tag 的「面積」成了視覺注目的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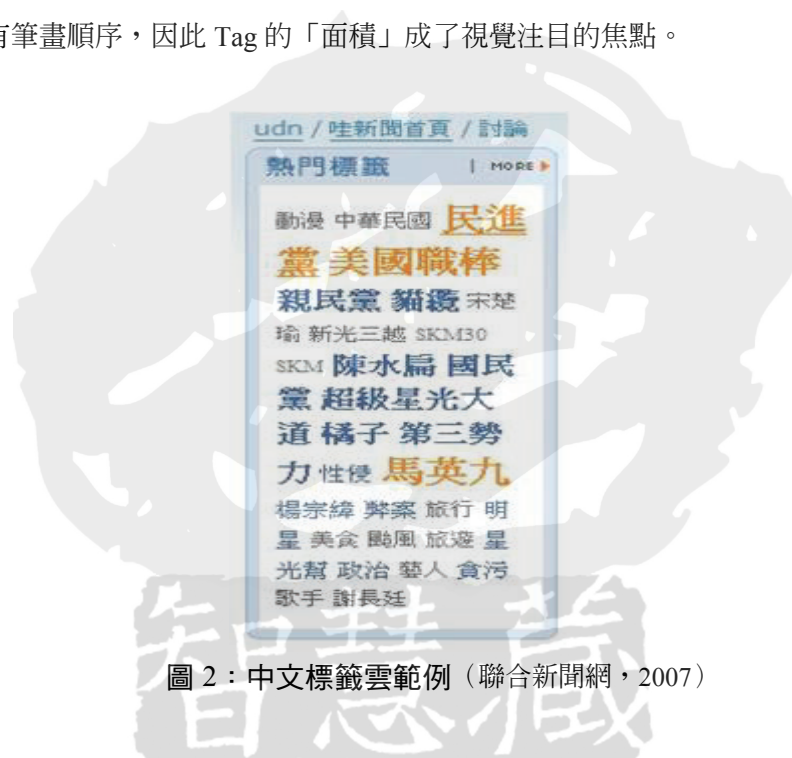


圖 2：中文標籤雲範例(聯合新聞網，2007)

標籤雲的功能很像一本書的目錄，所不同者，目錄是階層化的知識呈現，標籤雲則是「扁平」的，無所謂階層可言(Giger, 2006)。這種扁平的資訊安排，與傳統分類秩序大不相同。圖 2 很明顯的顯示，傳統被歸為同一類的標籤，如「國民黨」和「民進黨」，或「謝長廷」和「馬英九」，在標籤雲中「等級」並不相同，其安排位置也沒有次序可言。網民很容易就把「民進黨」、「美國職棒」、「馬英九」看待成一組，除非網民知道自己要搜尋的 Tag 是什麼，否則將深受「熱門標籤」

所影響，這樣的機制其實跟暢銷書差不太多，只是決定排行榜的不再是「位置」與「順序」，而是「字級」、「顏色」。功能強大的網站，標籤雲是隨時計算的，此一時段與下一時段的熱門標籤並不一定相同，意味著分類本身也缺乏分類學時代的穩定性。

整體而言，俗民分類與傳統分類學有幾項基本差異：(1) 傳統分類強調階層，俗民分類則是扁平式地一字攤開，用字級大小表徵此分類的受歡迎程度；(2) 傳統分類各類別之間的關係相互排斥，俗民分類則是相互交集，同一筆資訊可以有無數個「歸屬」，同一個類別下可以有看起來完全不相關的資訊，使得資訊冗贅成爲常規；(3) 傳統分類爲專家分類，新進圖書如何歸類、報紙稿件該放在哪一版，都由專業人士決定，俗民分類則無專業可言，雖然網站主事者可以決定熱門標籤，或是建議下標籤的方式，但最終標籤會呈現哪些內容，還是由網民自己決定（鄭學倫，2007；Golder & Huberman, 2006）。必須強調的是，flickr 保留了傳統分類下的搜尋方式，除了最受歡迎的 Tag 之外，仍可依時序、地圖、點閱率、專家選擇等選項進行搜尋。因此標籤雲只是搜尋的一個選項，它有新秩序空間之可能，出於「自訂」這個概念，以及「自訂」後依科技邏輯計算出來的成果。

肆、資訊的秩序

在「自訂」的運作下，Tag 顯現出不同的分類哲學，我們先名之爲資訊的秩序，這個秩序可以從「分類時」與「分類後」兩個面向加以分析：分類時是「人」的活動，分類後則是「機器」的工作。可以說就分類這件事來看，人與科技的關係已然密不可分，而當代的知識觀，將由這個資訊秩序所構築。

一、經驗主義

Lash (2002) 曾對資訊時代的分類政體 (the regime of classification

) 進行探討，他以爲，想把事物理出個頭緒，就得賦予它一個意涵，至於如何給它意涵，並將此意涵分類，卻有很多種可能。科學昌明以來，我們對事物總賦予邏輯的秩序，此分類秩序讓我們認識世界，形塑我們的認識論；不過，我們對人事物的體驗，很少是基於它們的邏輯意涵，而是存在意涵，亦即，我們是對事物賦予主觀的經驗，而非客觀認識，Lash 稱之爲「經驗主義」(empiricism)。客觀理性把人與物分離，視事物爲一個純然的客體，知識從而有客觀的分類架構，卻忽略了人與物之間的連結性，綿延在我們生活之中。相反的，在 Tag 自訂這個行動之下，事物有了主觀的意涵，它不再是單純的事物，而是一種與我的連結經驗，這種經驗超脫了物自身，也不是有體系的詞；它受到現行知識型的影響，卻又超越了它，隱身其中的，便是日常生活的經驗、直覺、感受。

當直覺、感受進入分類空間，分類者的思維機制是否與以前不同？他們如何把標籤(詞)與照片(物)進行連結？將是接下來需探索的課題。如果以前述「she unlocked the stairway to heaven」照片爲例，我們會發現，除了一般分類學之思維，即人、事、地、物外，另可萃取出兩項主要行動，是現行分類學完全缺乏的，一是反射(reflex)，二是聯想(association)。

反射宣示連結剎那所反映的經驗意涵，亦即一種速食的經驗詮釋。^[8]經驗意涵不具邏輯性，也不具本體性，更重要的，它也不具「經驗性」。Schutz (1967/盧嵐蘭譯，1997) 很早便提到，意涵並不存於經驗之中，它們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爲被反射與掌握，因此意涵具有內在的時間意識。經驗意涵更非一成不變，當時空挪移，新的經驗不斷累積之下，同樣的物將反射出新的語詞。以 Tag 而言，這個時間點有著某種經驗連結，下個時間點又有新的感受，作者被賦予隨時添加、刪除或修正 Tag 連結之權力。這使得不同的時間點中，詞與物的對應既非同一與差異，也不是明確的有機結構，網民在觀看時，分享的也只是觀看當下的樣貌，這個樣貌可以很穩定，也可能隨著時間而演變。

一旦人與時間的因素，涉入了詞與物的對應關係，原來的分類空間裂解，此時分類者與被分類者無異，屬於分類者的主觀意涵，如快樂（to happiness）、機會（of opportunity）等，都成了被分類的客體事物，而 Tag 使用者所制訂的分類，往往是下標籤時瞬間浮現。藉由這個瞬間的反射，新的知識行動起始了，他們不再需要抽離自我，可以把自我融入詞與物之中。結果，知識和實踐不再有距離，理論與實務不再需要對話，因為理論就是實務的體現（Lash, 2002）。如此主客體消融的現象，使新的資訊秩序成了在反射運作下的符號遊戲。

經由反射，自我對事物的經驗意涵出現，這些意涵如何相互連結，進而連結事物與事物的關係，便是聯想的機制。電腦先驅 Bush（1945）對於邏輯思維主宰的分類形式，很早就提出批判。他指出，西方發展出來的分類檢索系統，雖然是當代最基本的資訊素養，卻不是人類思考的方式，人類思考靠的便是「聯想」；當我們遭遇一份資訊，我們會根據經驗聯想許多與此資訊相關之事物，這種聯想不是單一路徑，而是一群複雜路徑之組合，它不是永久的，有可能只是暫時記憶，隨著情境而有所變化。因此，在聯想的機制中，詞與物的對應也是浮動的。當使用者自訂 Tag 時，盤旋腦海之中的除了反射經驗之外，也要考慮此圖如何與他圖連結，不止是爲了他人共享圖片，很多時候更是爲了建立自己的記憶索引，把聯想到的事物全部納入標籤，有助於作者利用聯想路徑編列相片集，或是展開另一波敘事。舉例而言，儘管人事地物、主題、情境、風格截然不同，收錄在「IThinkThisIsArt」標籤中的相片都是作者心目中的藝術，「Tom Peters」這個標籤／名字如果有其他連結，可以輔助作者說一個 Tom Peters 的故事。

在聯想的運作之下，詞變成了一個中介體，而非一指定的意涵或事物。一個詞有什麼意涵，端看它如何被連結，網民如果不知道其連結上的意義，很可能就誤會了作者的本意。譬如「IThinkThisIsArt」一詞，不明究理者會以爲只是作者的自言自語，但它其實是雙關用法，同時指向作者的相片集。或許有網民會看完一整本相片集，但更多的時候，網

民可能是看完某張圖片後，由這張圖片的 Tag 出發，再去搜尋其他有興趣的事物。亦即，俗民分類乃透過 Tag 聯繫不同的物，透過物再去聯想下一個詞，最終讓詞變成了物與物之間的一種聯繫管道。

以上分析所顯示的，是 Tag 改變了我們的分類基礎。簡言之，下標籤是一個讓事物產生感受的歷程，並從此感受中發現事物對自己之意涵，其可能的衝擊之一，不只是影響了分類的方式，還包括我們對「分類」二字的理解。以往我們所習慣之類別，皆以「客體」、「事物」為本，關鍵字總是名詞，缺乏形容詞、副詞這樣的詞性，Tag 打破了這種秩序，「事物」是否仍是分類的法則，開始有了不同的看法。Golder & Huberman (2006) 便提出，在紛雜的下標籤情境中，用「客體」歸類並無太大意義，還不如用「功能」加以分析，亦即 Tag 傳達了什麼資訊，使用者又如何使用它？在對 del.icio.us 書籤所做的研究中，他們舉出七種功能類別：(1) 指認是關於誰或什麼樣的書籤，也就是被書籤網頁之主題；(2) 指認書籤的內容是什麼，指向網頁裡的主要內容；(3) 指認誰擁有這個書籤，即網頁之作者；(4) 協助既有的類別，也就是對已下之標籤進行輔助說明者；(5) 品質或特色之指認，包括各種意見、感受，多以形容詞呈現；(6) 單純自我參考，很多時候是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分類；(7) 負有任務之組織，為了方便自己組織資訊所設的類別。

以功能作為分類的基準是否恰當，還有待進一步釐清，不過這樣的取代至少印證了 Foucault 等學者的論點：我們所熟悉的分類方式，並不是理所當然地存在，當新的傳播科技出現，分類的樣貌也產生了變化。

二、去階層效應

使用者下完標籤後，這些標籤如何整理、呈現在網民面前，靠的是強大的運算程式。因為電腦有這樣的能力，也才有俗民集體參與的可能。以往我們寫論文時下關鍵字，既不能聯想論文主題以外的字詞，也不能陳述自己的主觀感受，就算哪位學者標新立異敢衝撞現行體制，多半無法產生效果，除非他非常有錢、有權或有名，否則論文大概連出版機

會都沒有，就消失在審查的過程中。這種權力／知識的結構非常穩固，不只是寫論文如此，圖書館分類學也是如此。

這樣的結構有了變化，是因為作為一種新的關鍵字體系，Tag 強化了網路的兩項特質：一是民主參與，俗民無須穿透現行的權力機制，只要懂得上網使用就好，他們可以隨性而行，擁有較高的權力表現自我；二是相互串連，讓每個俗民都貢獻一些，聚沙成塔之下，累積出新的秩序感，並將此空間以標籤雲展示，引導網民進行閱讀、觀看的行動。在一般討論中，都將這樣的行動稱之為「去階層效應」。以「獵豹」為例，傳統分類可能這樣分：非洲>動物>貓科>獵豹，由一般的範疇縮減至特定的對象；Tag 則是把「獵豹」、「動物」、「非洲」、貓科等全堆在一起，沒有任何從屬關係，有時為了更精確，網民甚至會下「非洲獵豹」這樣的字眼，和「非洲」、「獵豹」共存，形成一種冗贅的現象。這種紛雜的體系，使分類從一種邏輯的垂直秩序，強調主體／客體、分類者／被分類者、普遍的／特殊的思維，進入經驗的水平秩序，把理性的、聯想的、直覺的一次攤開，原本認識論與本體論的二元性，也逐漸化為科技的一元體（Giger, 2006；Golder & Huberman, 2006；Lash, 2002）。

俗民分類是否真的將知識化為一元體？其實是有疑義的。標籤或標籤雲雖然反映了俗民的分類觀，其展示也無階層可言，但這並不代表俗民分類全然去階層。一方面，受現行認識論的影響，俗民基本分類觀點差異不大，這也是為什麼現行的研究發現，俗民所下的標籤仍可歸納出穩定的型態（Heckner, Ibacher, & Wolff, 2007；Golder & Huberman, 2006）；像是有的網站會做一些判定服務，提供使用者他人普遍使用之標籤（Tapscott & Williams, 2006），也有人開發「社會標籤系統」，結合傳統與俗民的分類方式，把「由下而上」的標籤雲，納入「由上而下」的主要分類之下（Quintarelli, Rosati, & Resmini, 2006）。另一方面，標籤雲既然是熱門標籤之總覽，一個標籤能夠「熱門」，多少代表它遵行了現行分類方式，這也是為什麼標籤雲中，通常看不到奇怪的標籤；熱門和不熱門，本來就是一種階層設計，所不同的是，它並非依據邏輯而定，

而是在集體行動之下累積之成果，經由科技運算後，由人進行選擇。^[9]這其實仍是一種二元性的展現，無法證實它具有磨蝕本體論與認識論之效應。

不過，這種分類所呈現的秩序感的確與以往不同，俗民在下標籤之時，不再以知識之連貫與秩序為目標，不用畫樹狀圖，也不用依標籤之重要性安排出場順序，「動物」、「狗」、「乖巧」、「睡覺」是同一階層，去邏輯的效應相當明顯。完成個人分類之後，這些標籤便脫離了個人，進入集體的活動，除非俗民刻意下熱門標籤，否則無法決定他的標籤是否一定納入標籤雲中。標籤雲帶來拼貼的分類觀，空間分布取代了前後排序，目錄又變成了散文，其重要意涵在於：資訊不再被階層化以成就知識的等級，知識更像是一種傳播、一種過程，在行動中創造，邊界也不再那麼明確，而是隨著時間、脈絡有所調整（Giger, 2006）。

三、結語

Tag 引領去階層式的水平秩序，對當代的知識形構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Foucault 在其知名的「權力／知識」論述中，主張權力乃由下而上，經由力與力的交互運作產生，而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便在於運用排除的策略，將他者確立為知識的對象，以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此時權力被化成一種規訓的技術，內化到主體的認知之中，進而影響個人的行動（Foucault, 1978／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Foucault, 1977／尚衡譯，1990）。以此分析，俗民標籤引領的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權力機制，所不同者，乃是此種分類秩序不以排他為本，而採包容的策略，他者不再是絕對的客體，主觀經驗一樣可以被分類。不論就標籤的分類或標籤雲的展示，我們都看不到同一與差異的論述結構，其空間分布的特性，亦無法展現有機的歷史秩序，因此就科技面而言，它確實帶來了新的秩序空間。然而，受到現行知識論之影響，階層式或專家式的分類意圖仍不時出現在系統或網站中，這也意味著新舊秩序的轉換，並非突然的斷裂，而比較是一種協商下的結果。

主觀經驗的投入，使知識成了一種日常生活的實踐，此時知識、經驗、行動融為一體。Lash (2002) 以為，這種個人的詮釋實踐 (accounting practice) 具有銘刻的本質 (incarnate nature)，將知 (knowing) 銘刻於行 (doing) 之中；它的資訊可以不斷累積，而此累積，又成為下一步資訊生產的基礎，當知識就是行動，它不再是理性的化約，而是理性／感性的堆疊。資訊秩序裡充斥著直覺的經驗主體，直覺知識不會有永恆陳述，而是要靠不斷地傳播與交涉，其重要影響之一，便是「權威」之裂解。在 flickr 中，每一 Tag 的地位相同，只有「受歡迎」的 Tag，沒有「最權威」的 Tag，雖然很多時候使用者仍然因循傳統的思維下標籤，但是已經沒有哪個 Tag 比另一個更為適當的考量。這種由下而上的群眾主義，扭轉了知識的合法性歷程，分類不再有統一的標準或指涉，知識將如 Lyotard (1989) 所言，幻化成各種不同的語言遊戲，不同遊戲有其自我的合法性原則。換言之，知識不再透過語言本身，而是經由語言遊戲參與者之間的契約獲致其合法性。此時語言的意涵在於使用，重點是用它來做什麼，以及如此用時意涵為何？先釐清 Tag 的功能，才能論述在此功能之下，所能進行的最大限度的語言遊戲。

與其說俗民分類導引知識邁向科技的一元體，不如說它重演百科全書學派的戲碼；百科全書學派尊理性貶神學，並由哲人去實踐知識分類，俗民分類則是重人性輕理性，最終靠科技實踐它，這種由人宣示理性、由科技宣示人性的現象，是當代知識觀的一大反諷。Tag 作為一個新的分類科技，表面上保持了人與資訊的聯繫，實質上卻把分類的權力從人的手上，交付給了科技，更重要的是，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與感受，將透過此科技系統，我們如何成為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染上科技的色彩。^[10]當新的分類秩序更貼近「人」的思維、想法，等同宣告知識規則已然過渡到機器之上，人類科學從此邁向科技科學 (technoscience)，此時人與科技互為主體又互為客體，將成為最新的知識規訓方案。

註釋

- [1] 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本中國百科全書「確實存在」。Foucault (1994) 引 J. L. Borges 的說法，旨在為自己的分析鋪路，不是基於嚴謹的學術探索。Borges 乃阿根廷詩人作家，走「魔幻寫實」路線，光聽此路線，就知其信度不高。此怪異分類來自於〈威爾金的分析語言〉（“The analytical language of John Wilkins”）一文，文中並未明指原始出處，而是引自 F. Kuhn 所寫〈親切知識的天國商場〉（“Celestial emporium of benevolent knowledge”）一文。這樣引來引去，只會使人懷疑本書的存在，遑論其分類的可信度，更不能代表古中國人的思想，詳細資訊參見「維基百科」，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Celestial_Emporium_of_Benevolent_Recognition。
- [2] 此處對「科技」二字的定義，採德國哲學家 Heidegger (1982: 3-35) 的看法，視科技為一種展現的模態 (a mode of revealing)，凡對真理進行展露與揭發的所有方式，都是科技之所在。因此，科技不是外顯的事物，它是協助資訊處理的各種可能方法，從這個角度看，知識也是一種科技。至於傳播科技，是指以溝通、傳佈為目的的科技形式，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媒介」。
- [3] 其實，對既有典籍進行編目（分類），是最基本的文化活動，並不是拼音文字的功勞。中國自上古時代起，就有編目的概念，所謂「經、史、子、集」，或《史記》中的「本紀、世家、列傳、書、表」，都是分類的一種體現。至於中國最早的圖書分類體系，可以追溯到西漢末年的《別錄》和《七略》。這兩部書目創立了揭示文獻的方法，以源流考據、著作評價、學科劃分等標準進行目錄編纂，只是這種方式和西方圖書館學的編目思想並不相同，西學東漸以後，西方的圖書館學統一了知識分類。
- [4] 與百科全書最為相關的 Web 2.0 實踐，莫若維基百科 (Wikipedia

)；Wiki 雖然是俗民的百科全書，其資訊呈現仍不脫知識的樹狀圖，只是在精神上強調人人皆可參與編輯。相較之下，Tag 的分類更為特別，可探討空間更大。

- [5] 人類學中還有另一個字是「俗民的分類」(folk taxonomy)，它和 folksonomy 稍有不同。雖然 folk taxonomy 所關注的，也是人們如何透過分類建構世界的秩序，並進行知識傳承，但它有很深的文化取向，是某些文化團體經年累月之下集體累積的成果，且強調是一種對自然世界的分類。相較之下，folksonomy 更強調自訂、個人化，以及與科技的對話，它的集體性則仍在發展當中。關於 folk taxonomy，可參考 Berlin (1992) 出版的《文化生物分類》(*Ethno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書中研究新熱帶雨林區域的分類體系。另如 Ellen (1993) 出版的《分類的文化關係》(*The Cultural Relations of Classification*)，則探討東印尼地區的人們如何建構動物知識的分類語言。
- [6] 自組織 (self-organization) 具複雜系統 (complex system) 的特性，泛指在缺乏「中心」的情境下，系統本身有某種自發能力，能使內部分子因應其與環境的互動，漸漸從混沌的表象中產生結構，或者調整其既有的結構，以因應環境變遷。簡單來說，自組織理論關心的是有序的結構，如何從複雜紛亂的表象中「生成」(Prigogine, 1997)。
- [7] 這些標籤包括：KEY、to happiness、WINDOW、of opportunity、SMILE、is a light in the window、HEART、is home and waiting、RELATIONSHIPS、are rooted in friendship、flick your switch、run up the door、see the light、colorfulexpressions、6WS、sixwordstory、quotations、Jiddu Krishnamurti、Tom Peters、Gillian Anderson、LRP、I'll be back、IThinkThisIsArt、BRAVO。
- [8] Lash (2002) 用「反身性」(reflexivity) 這個字以區別「反思」(reflection)，反思是深沉的，作為主體的反思者和客體之反思事物

有著明確的距離，主體的位置總凌駕客體；反身的資訊則是速食的，以自己為反思之對象，此時主客體已然消融，反身者便等同於反身之事物。下標籤一方面是速食的資訊，另一方面也綿延在時間與空間中，並非如 Lash 所言之瞬間即逝，這種經由時空挪移所產生的意涵轉變，研究者用了「反射」二字表示之。

[9] 網站主事者會依據網站設計需要選擇熱門標籤的呈現方式。如果全然由科技決定，熱門標籤的變化可能不大，因此也有可能以人為方式，就眾熱門標籤之中，每天換不同之標籤呈現。

[10] Haraway (1997) 曾談到相似的議題，她提出後現代知識型，為「科技生物權之政體」(the regime of technobiopower)，是一個在科技科學下的「身體—符號領域」，而現代知識型的有機體系，將由資訊管理的模控體系 (cybernetic systems) 所取代。由於其指涉範圍比 Tag 廣得多，此處僅供參考。

智慧藏

參考書目

- 呂健忠譯 (2005)。《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台北：聯經。(原書 Darnton, R. [1984].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尚衡譯 (1990)。《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台北：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 鄭學倫 (2007)。《以 Web 2.0 民眾分類法建置音樂推薦系統之研究》。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盧嵐蘭譯 (1997)。《社會世界的現象學》。台北：桂冠。(原書 Schu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聯合新聞網 (2007)。〈哇！新聞：大家都是總編輯〉。上網日期：2007年9月25日，取自 <http://dignews.udn.com/forum/face.jsp>。
- Berlin, B. (1992). *Ethno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ush, V. (1945). As we may think. *The Atlantic Monthly*, July, 101-108
- Eisenstein, E. L. (1983).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len, R. (1993). *The cultural relations of classification: An analysis of Nuauulu animal categories from central Se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94).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iger, P. (2006). *Participation literacy, Part I: Constructing the Web 2.0 concept*. Sweden: Blekin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Golder, S. A., & Huberman, B. A. (2006). Usage patterns of collaborative tagging system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32(2), 198-208.
- Gutting, G. (1989).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scientific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away, D. J.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Man ©_Meets_OceoMouse™*. New York: Routledge.
- Heckner, M., Ibacher, S. M., & Wolff, C. (2007). Tagging tagging: A classification model for user keywords in scientific bibliography management systems. Retrieved April 1, 2008, from <http://www.comp.glam.ac.uk/pages/research/hypermedia/nkos/nkos2007/papers/heckner.pdf>
- Heiddeger, M. (1982).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pp.3-35). New York: Harper & Row.
- Hobart, M. E., & Schiffman, Z. S. (1998). *Information ages: Literacy, numeracy,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ash, S.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 Logan, R. K. (1986). *The alphabet effect: The impact of the phonetic alphabe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Liotard, J-F. (1989).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O'Reilly, T. (2005). What is web 2.0? Design patterns and business model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oftware. Retrieved November 1, 2006, from <http://www.oreillynet.com/pub/a/oreilly/tim/news/2005/09/30/what-is-web-20.html>

Ong, W.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New York: Methuen.

Prigogine, I. (1997). *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Quintarelli, E., Rosati, L., & Resmini, A. (2006). Facetag: Integrating bottom-up and top-down classification in a social tagging system. Retrieved April 1, 2008, from <http://www.facetag.org/download/facetag.pdf>

Tapscott, D., & Williams, A. D. (2006).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Portfolio.





Folksonomy and Episteme: The Information Order about Tagging

Hsiaomei W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merging folksonomic order revealed by Tag, a key application of Web 2.0. Foucault pointed out in his book *The Order of Things* that different ways of classification will create different senses of order, which involves not only the order of things, but also the formulation of power/knowledge relation.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where the modern taxonomy was developed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tagging are then described to demonstrate how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and interconnected in such a technology. Finally, the paper explicates the effect of empiricism and de-hierarchy in the age of folksonomy and the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echnologies.

Keywords: Tag, taxonomy, folksonomy, order, episteme, empiricism



* Hsiaomei W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